舟山日报 ZHOUSHANDAILY
海潮 文艺
2026年10月2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何 菁
版式设计：姚洁琼
03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一场气壮山河的远征铸就不朽的长征精神，穿越岁月，薪火相传。本报海潮文艺版今日推出纪念专辑，集结三位作者的文学作品，以文学笔触回望峥嵘岁月，传承长征精神，感悟信仰力量。

长征精神，永不磨灭的信念

□星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主席的这首《七律·长征》，于1935年10月越过岷山时所写，长征即将结束，迎来曙光。这首诗收录在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当时背诵，只晓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具体的路线并不太了解。如今人到中年，虽过去了几十年，这首七言律诗就像刻在了心里，读来朗朗上口，气势磅礴，表达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庆祝胜利，我参加了县里文学爱好者自发组织的读书群，阅读王树增老师的著作——《长征》。书籍上下两册，红色封页，代表了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用鲜血染成的征途。

在红色的道路上，历史回到了上世纪初，那个兵荒马乱的混战年代。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可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有各地军阀的连年混战。炮火硝烟中民不聊生，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解救人民，一批志士仁人开始探索中国的出路。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小船上，中共一大完成了最后的会议议程，这艘小船成了革命的指引，向世人宣传着“人人平等、人人皆是主人、不受剥削压迫”的思想。人民渴望着翻身做主人，当一粒星火出现，势必成燎原。他们拿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一根木头，毫不犹豫地跟着党旗走上了革命抗战的道路。

“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于1933年9月，纠集了100万兵力和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第五次“围剿”。

此时的红军，不管是兵力还是装备，都不足以正面对抗国民党的围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进行转移，开始了长征。

还记得，那是2017年11月，我和朋友去了湖南，在湘江边，导游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湘江战役。当队伍行进到湘江时，遭遇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阀的残酷围剿。在战斗中，为了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几路红军虽英勇奋战，还是一批批地倒在了敌人的枪炮下，鲜血染红了湘江。此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战，中央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湘江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如今，这里已是绿水潺潺，我们将永远缅怀先烈。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踪围剿，在赤水附近，毛主席根据战场情况，指挥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开展运动战，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穿插敌军之间，调动和迷惑敌人。毛主席分析了形势，主动调整行军路线，放弃北渡长江，在敌人未掌握行踪时，于1935年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向西一渡赤水。趁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下，又回师东进，折回贵州，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乘敌立足未稳之机，发动攻击，击溃和歼灭敌军，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极大鼓舞了士气。四渡赤水，充分展现了党中央的军事智慧，以少胜多，成功摆脱敌军的围剿。

长征途中，红军不仅遭受敌人的狂轰滥炸，还得经历恶劣的自然环境。为避开敌人的围堵，于6月选择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有些红军还穿着单衣。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之西北、懋功之南，海拔4900余米，终年积雪，如古诗形容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山上气候复杂，随时都有狂风暴雪，核桃大的冰雹从天空砸下来，有些红军滑倒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面对巍峨的雪山，他们发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大无畏的精神爬过了雪山。

北上陕甘，国民党的27个团已成拦路虎，红军只能冒险进入松潘草地。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由于水流淤滞变成了沼泽地，像一只吃人的怪兽，静静地卧着，有不慎踏入泥潭的，若无人相救，愈陷愈深，被“怪兽”吞没。红军过草地时，就已严重缺粮。进入草地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而草地才过了一半。茫茫的草地筹集不到粮食，就以野菜、草根、树皮充饥。吃到有毒的，造成呕吐腹泻，甚至于死亡。饥饿和疾病随时威胁着红军战士，走着走着就献出了生命。17岁的小红军郑金煜，从江西石城加入红军，成为一名宣传队员。进入草地后，他背着武器背包，还有部队生火用的柴火，因呼吸困难无法行走，他说自己在政治上是块钢铁，但是腿不管用了，要掉队了，却舍不得红军，看不到胜利了。今天，这胜利我们替他看到了、替成千上万的战士们看到了新中国。

长征跨越了当时中国的14个省份，翻越了20多条巨大山脉，渡过了30多条河流。面对百万敌人和精良武器装备，受着饥饿和寒冷的威胁，红军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完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远征。在长征途中，沿路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种革命理想，让贫困的百姓看到了希望，不顾牺牲，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锻造了钢铁意志。正是有了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们倍感珍惜，将继续坚定长征精神，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如今面临着快节奏的生活步伐，焦虑情绪弥漫，我们更应该汲取长征的精神食粮。红军在极其恶劣威胁的情况下，不畏生死，很多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用鲜血铸就了今天的太平盛世。所以我们要承袭他们的无畏精神，坚定理念信念，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绽放耀眼的光芒。



娄山关感怀

□汪国华

那天，我们清晨就一路奔波，辗转来到娄山山脉，奋力登越海拔1775米的笋子山峰顶。晨雾弥漫，雾气茫茫，蒙蒙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有近前的绿树，披着纱幔，婆娑迷蒙。天上的云雾与山上的雾气连成一片，无边无际。而后，我们向下而行。渐渐，海拔低了，那雾淡了，在纱幕中，透出300公里长、150来公里宽的娄山山脉淡绿的苍意，无边无际地漫溢着，如远海一片，一望无际。山中新造的景观雁鸣塔、观海楼、夕照亭，点缀在这淡淡的绿色大海上，而最吸引我们的是西风台。西风台处，那一组一组红军雕塑，伟人群体造型栩栩逼真，是历史重现，艺术升华，很有张力，把我们带到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情景，红色的印记，正是我们此行的心之所向。

从笋子山到大尖山，到小娄山，曲折而下。雾已散尽，阳光明媚地映照娄山山脉，青翠碧绿黛蓝，绵延铺展，与苍穹交融于天际。山谷低伏，峰峦昂扬，光与影的交错，千峰万仞，重崖叠峰，便像涌涛翻卷，如碧浪奔腾，那“苍山如海”的景象，砥砺人心，震撼奋进。

站在大娄山上，展目四望。亘延连绵的大娄山，娄山关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之间，沿山崖裂隙溶蚀而成的一个隘口。关口西侧大小尖山，与东侧点金山锁峙，形成南北高差400来米的峡谷。一条峡谷盘山公路盘旋在群山之中，向北延伸到长江，向南曲折至乌江。万峰之间，一线之隙，关门在前，巨石之筑，与两边对峙山峦融合为一，关门高7米，门洞高5.5米。门头南刻“娄山关”，北刻“黔北第一关”，大觉雄险独到。这关口就在川、黔必经之道，真个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足见雄险坚固之象。

说到娄山关，却有一段命名的历史传说。据当地民间传说，唐末（公元876年），太原杨端应朝廷之募，率领谢、令狐、成、犹、娄、梁、赵、韦八姓族乡人收复播州，建立“播州杨氏”世袭政权。杨端将各姓分封在播州附近，其中20多岁随父进军播州的娄姗和表兄梁关被分到播州北部的高岩山黑神垭。后来娄珊、梁关奉令南征，在安顺一带立业。黑神垭一带百姓怀念娄珊、梁关那些体恤民情、关照民众的事迹，就将高岩山黑神垭更名为“娄珊梁关”，简略为“娄珊关”。“珊”“山”音同，年久音讹而成娄山关。明时，朝廷平定播州杨应龙（杨端29代孙）时，曾改为“太平关”，但人们仍称为娄山关。这似乎很有点文化的意蕴，人们心中的那种史韵和那杆秤，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

娄山关固然有着历史传说的色彩，但红军长征给娄山关装点的却是永恒的亮色和别样的神采。

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北渡乌江攻占遵义后，先头部队乘胜向北追击，首次攻下娄山关，击溃黔军两个团，并以大娄山脉为屏障，阻击北犯之敌，解除了遵义北面的威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然而敌强我弱，险情不断，三次受挫。红军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2月25日开始再攻娄山关，在关北与黔军激战，击退敌军，占领关口要地，据险扼守，与黔军王家烈部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乘胜直追，后夜战遵义。重占遵义，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把险境改写。张爱萍上将的《渔家傲·抢夺娄山关》精练概括记录了战役的惊险激烈情景：“回首征程赤水远，铁流北上复南转。万仞插天中，一线依地险，‘小猴’剪径双枪杆。山路崎岖残夜暗，滂沱那顾泥泞溅。天降飞兵板桥畔，惊破胆，娄山关上红旗展。”这一个大胜，使红军摆脱被动地位，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川滇黔边区全歼红军的企图，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娄山关就这样成了红军长征的转折之关、胜利之关；成了长征的红色地标，成为我们心中的经典红卡点。我们在当年红军击敌的战地访觅，在已被青草蔓掩的战壕探寻，90年前的红军英勇顽强，壮烈豪迈，灵动奋斗的风采栩栩浮在眼前，心潮似涌，似有一股精气神意充溢心胸，一种自然的传递悄然而至……

在笋子山下方山壁边，那宽25米，高13.55米的巨型诗词碑让人久久伫立。诗词碑镌刻着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手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笔力苍劲，气势大气，震撼中感受着诗词里那种内力。西风劲烈，喇叭咽碎，一路苍山拥围，抬眼残阳如血，这是现实之景，更含形势之情：征途无比，前行艰辛，血色刀影，从容面对。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十四个字，成为了不朽的警句；是实录，是象征，山关峻险，道路曲折，二次过关，重新翻越；艰难何惧，追求不懈，志存高远，一往无前。沉郁之中展示铿锵，艰难之时不失豪迈，是苍山雄关组成的深层意蕴。

于是，我们凝神诚挚地诵读，让传诵了90年的雄心在娄山关前铿锵回响，也在我们新的征途上豪迈在时代的宇空震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草地上的身影

□李慧慧

那一年，8岁的她站在被服厂门口，额角那道被地主婆砍出来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

她已经在门口转悠好几回了。她面黄肌瘦，眼里却闪着光芒，红军姐姐每次看到她，都摸摸她的头，轻声劝她回家。家？她哪里还有家。七岁被卖作丫鬟，挨打受骂，无数次逃跑，无数次被抓回去，等着她的只有棍棒与拳头。

这一次上门，她不等对方开口，说了自己家的情况，红军姐姐看她可怜，就问她会做些什么。她看到红军姐姐手中缝了一半的衣服，说：“我会缝衣服。”她把红军姐姐手中的军衣拿过来，捏起针线，快速地上下缝了起来，一颗纽扣整整齐齐地钉在上面。红军姐姐一看，针脚细密，这手艺比年长的那些人也不差。

小姑娘仰起脸，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红军姐姐。就这样，她成了红三十一军被服厂最小的战士。

队里没有合适的军装，红军姐姐尽量找最小的给她穿上，还是显得大，越发显得她瘦小。她跟着红军姐姐，做着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不成为别人的负担。

没过多久，浩浩荡荡的队伍向着雪山草地开拔。她不知道“长征”是什么，不懂前方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只知道，跟着红军，跟着这支队伍走，就不会被地主婆骂了，就会有新生活了。

她个子矮，腿短，别人一步，她得走两步才跟得上，有时候走得急，还会绊一下，她尽量跟上，一步也不敢落下。草鞋磨破了，脚底起了泡，疼也忍着，她不敢叫苦，她咬着牙，在她看来，这些苦与地主家的挨打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因为这里有那么多的姐姐、哥哥会关心她，会拉着她同行。

进入草地，天地变成无边无际的灰黄。那草地，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像绿色的地毯似的，间杂着几朵野花，那草地，处处暗藏危险，一步走错，人就消失了，甚至你都来不及反应。每一个战士，都小心翼翼地走着，她跟着前面的姐姐，专挑他们走过的地方，每走一步，像绷着一根弦，等到看到人稳住了，才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她安全地走过了泥潭。

有时候，走累了，走到安全的地方，她看着哥哥姐姐们疲惫的样子，会特意说说笑笑，逗逗他们，大家的脸上也会浮现一点笑意。她并不明白什么叫危险，她觉得没掉下去，走过了泥潭就安全了。她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困难。

走了很久，她饿了，小小的肚子，总是容易饿，她不好意思和红军姐姐说，有时候饿疼了，只是缩着身子。身边的哥哥、姐姐看到了，把自己好不容易留着的口粮塞到她手中，他们啃树皮、嚼草根。

有时候，敌机会在草地上空轰炸。那天，大家四下散开，她来不及反应，一声巨响后眼前一黑。等她醒来，浑身黏热，满身都是鲜血。她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她摸了摸自己的胳膊，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被一具重重的躯体压住，动弹不得。一位姐姐过来，把她拉了出来。

原来，压在她身上的，是一位红军姐姐。这位姐姐，素不相识，当时听见巨响，猛地扑过来，把她护在身下。她没有一点受伤，这位姐姐却没有了呼吸。

四下一片荒芜，找不着棺木，没有墓碑。她用小小的双手，和哥哥、姐姐一点一点扒开那冰冷潮湿的泥土，把这位姐姐掩埋在草地里。她不知道这位姐姐叫什么，不知道她来自哪一个村子，不知道她家中还有没有亲人。她对着堆起来的地方磕了重重的几个头，把这份亏欠埋进心底，继续跟着队伍往前走。

似乎是一夜之间，她成长了，她变得像一位真正的战士。行军途中，她掉了一次队。四下望不见人影，风声呜呜作响，天地间只剩下她一个小小的身影。恐惧攫住了她，她蹲在荒草之间无声流泪，但是想到那位姐姐，她又把眼泪擦干。她寻着路走着，搜救的战友哥哥也回头寻到了她，那位哥哥把仅存的干粮分给她，背起瘦小的她，拼命追赶远去的队伍。

后来，一步一步，这个8岁的女孩，走完了属于自己的长征。

几十年光阴过去，当年那个八岁的红小鬼，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晚年的她接受记者的采访，手臂、额头上旧日伤疤依旧清晰可见。采访临近尾声，记者请她讲讲，长征路上，哪一位英雄最让她难以忘怀。她沉默片刻，苍老的目光望向窗外，轻声开口：“我最怀念的那位英雄，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